

CANG SHU JING DIAN

藏书经典

世界著名短篇 小说集

19世纪欧洲短篇小说选 / 20世纪欧洲短篇小说选 / 21世纪欧洲短篇小说选

19世纪欧洲短篇小说选 / 20世纪欧洲短篇小说选 / 21世纪欧洲短篇小说选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世界著名短篇小说集

第一辑

第十二卷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任 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代经典小说/(英)哈代著;张小青译.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1.1

(世界著名短篇小说集;第 12/王文江主编)

ISBN 7-80648-539-2

I. 哈... II. ①哈...②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0866 号

世界著名短篇小说集(36 册)

王文江 主编

出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数:1-2000 册

612.5 印张 480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8-539-2/1·166

全套定价(1-3 辑):3780.00 元

第 1 辑定价:1260.00 元

巴 尔 扎 克

经 典 小 说

(II)

王 席 贵 译

高布赛克

——献给巴尔苏·德·邦荷恩男爵

我们在只应该关心发展体力的年龄时，便对哲学发生了浓厚兴趣。昔日旺多姆中学的所有学生中，也大概只有你我二人能在文坛上重逢。我们曾在你致力于写作有关德国哲学的美妙著作时相见过，当时，我正投身于这部作品的创作中。现在我仅把它献给你，以证明你我都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此时，你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所感受到的快乐，是否也与另一个人把你的名字写到这本书上时所感到的快乐一样呢？

你的中学老友

德·巴尔扎克

这是迈入一八三〇年前的冬天。某个深夜，葛朗利厄子爵夫人的客厅里还剩下最后两位客人。当时钟敲响一点的时候，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便不得不起身告辞了。听着他的车马声从悄寂无声的黑夜里传来，子爵夫人看了看客厅，她哥哥和一个好友正准备结束他们的牌戏。于是她走向站在壁炉前的女儿。姑娘安静地站着，像是正在揣摩对面的一只无釉瓷透明花纹灯罩，其实她是在听那部四轮马车的声音，那种凝神静听的痴迷样儿，不由得让她母亲

阵阵担心。

“卡米叶，我亲爱的女儿，如果你相信我对你的爱是多么深刻的话，就让我作为你生活的引导者吧。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儿来说，未来、过去，这世上的一切人情事故，是很难把握得十分恰当的。我不得不告诉你，如果以后你还像今晚似的和雷斯托伯爵这么亲热，我只好不再请他来作客了。因为你知道他有一个声名狼藉的母亲，她是高里奥家的姑娘，出身低微不说，而且挥霍无度，几百万的家产都被她花光。年轻的伯爵敬爱她，供养她，他的孝心确实值得大家称许，况且他对弟弟妹妹的照顾特别周到。这样一个以前对自己的父亲那么不孝顺的女人，实在不配有这么个好儿子。”

“不管这些行为多么令人钦佩，只要他母亲活着一天，所有好人家都不会放心地将自己女儿的前途和幸福托付给雷斯托这孩子的。”子爵夫人满脸的精明。

突然那好友大声说：“我听到了几句您和葛朗利厄小姐的谈话，您不反对我插句嘴吧，夫人？”

“我赢了，失陪，伯爵，我要去帮令甥女个忙。”他向对手说。

“但维尔老朋友，您那做诉讼代理人的耳朵可真够灵的，您怎么会听到我小声对卡米叶讲的话呢？”子爵夫人朗声道。

但维尔走过来坐到壁炉角边的一把安乐椅上，说道：“我会看你们的眼色。”

那位舅父也走了过来，坐在外甥女的身边，葛朗利厄夫人便落坐在她女儿和但维尔之间的矮椅上。

“夫人，我有一个故事，我想您听了，也许会对爱乃斯特·德·雷斯托伯爵的财产问题有个新的看法。”

“太好了！要讲故事吗，先生？您快开始吧！”卡米叶叫了起来。

但维尔意味深长地望了葛朗利厄夫人一眼，让她知道，她会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的。

要是论起家产和门第的古老，葛朗利厄夫人可是圣日曼区首屈一指的贵妇之一了；一个普通的诉讼代理人对她讲话竟如此随便，在她宅邸里行为如此的不拘礼节，看起来很难解释，其实也很清楚。葛朗利厄夫人跟随王室一起回到法国后便在巴黎住了下来。开始时她只靠路易十八从国家元首的年俸里拨出的补助金生活，因此手头十分拮据。碰巧，诉讼代理人但维尔发现了一些有关当年共和国拍卖葛朗利厄公馆的手续的破绽，他认为这座公馆应该属于子爵夫人，于是便包揽下这个案件，并取得了胜诉。这次胜利无疑使他信心大增，于是，又由他出面，把利斯内森林从一所不知叫做什么的救济院那儿退还给了子爵夫人。接着，他又把奥尔良运河的几份股票和几处拿破仑拨给公共机关使用的巨大的房产帮子爵夫人收了回来。靠着这个精明的诉讼代理人的才干，葛朗利厄夫人恢复了原有的家业。而且在实行赔偿法时，她又得到了一笔巨额款项，现在的子爵夫人每年有六万法郎的进款。但维尔也由此成了她的好朋友，他为人正直、谦虚、博学、随和。虽然他给予葛朗利厄夫人的这些帮助，使他在圣日耳曼区有了很高的声望，那些最显要的门第都托他办事，但他并非一个野心家，对别人的好意从未有过什么非分之想。子爵

夫人曾劝说他把事物所转让，靠她的提拔，他投身司法界一定会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可但维尔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在交际场中的应酬，也只不过是维持他的社会关系。当然还有晚上偶尔到葛朗利厄公馆消遣一下。他十分庆幸为葛朗利厄夫人效劳，使自己的才华得到了发挥；否则的话，他的事物所也许就门可罗雀了。要知道，但维尔实际上并没有诉讼代理人的气质。

他近来时常出入葛朗利厄公馆，有如那个刚被接受到这个贵族区社交圈的昂丹大道的公子哥儿。原因是他发现爱乃斯特·德·雷斯托伯爵成了子爵夫人府上的座上客，而且卡米叶对这个年轻人也颇有好感。几天前的一次舞会上，他恰巧站在卡米叶的身边，便指着那年轻的伯爵对卡米叶说，“可惜这位先生没有两三百万的家产，是不是？”

“我可不觉得这是一种不幸，”她很快答道，“雷斯托先生又能干，又博学，并且他那位部长上司又很器重他。我相信他一定会出人头地。有朝一日他掌了权，要多少家产就有多少！”

“没错，假如他现在已经很有钱呢？”

“如果他现在已经很有钱的话，”卡米叶的脸红了，“假如他现在就很富有，这里的小姐就会抢着嫁给他了。”她指着跳四对舞的人群补充道。

“如果那样的话，葛朗利厄小姐就不再是他唯一钟情的姑娘了。这是您脸红的原因吧！”诉讼代理人答道，“您对他有好感，是不是？您怎么不说话啦？”

卡米叶猛的站了起来。

“她爱上他了”，但维尔想。

从他们这次交谈过后，卡米叶发现那诉讼代理人对她钟情于乃斯特·德·雷斯托伯爵不表示反对，便对他表示了不同寻常的殷勤。在这之前，她虽深知但维尔每次给她家里帮的忙，可她对但维尔只有礼貌，没有友谊；只有敬意，没有感情；她的举止行动、说话的语气，无不让她但维尔时刻感到贵族社会的礼法使他们之间存在着隔阂。虽然说是受恩不忘，但往往儿女们不会认这笔账。

“这场爱恋，让我不由想起生平仅有的一次传奇般的遭遇。”过了一会但维尔说道：

“听到一个诉讼代理人讲他一生中的艳史”，接着说，“您就已经笑起来啦！可我也像所有人一样有过我的二十五岁，而在当时，我就已经经历过一些奇特的事情了。我首先要讲给您的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这是您这种身份的人不可能见识到的人物。您可以在脑海里想像这样一个人，有着一张没有血色的灰脸。我倒希望法兰西学院允许我把它定义为“月白色”的脸：它就如同镀金器皿褪了色似的。这个高利贷者总是把他那头深灰色的、平直的头发梳得服服贴贴。和塔莱朗一样毫无表情的面部，像是用钢铁铸成的一般。一双黄鼠狼似的小眼睛，几乎没有睫毛，害怕见到光线；不过他那顶旧鸭舌帽的遮檐恰到好处地帮他止住了阳光。他那尖鼻子顶端的痘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螺丝钉。他那薄薄的嘴唇，就如同古老传说里的炼金术士或是梅兹、伦勃朗笔下的瘦弱老人的那种嘴巴。他总是低声与人讲话，语气也很温和，很少发火。至于他的年龄，是件难以琢磨的事，因为我们至今搞不明白：他是未老先衰，还是懂得保养，青春常驻。他房间里，无论是写

字台上的绿绒还是床前的地毯，无一不是干净、陈旧的，很像老处女凄凉的闺房——她们终日无所事事的把自己的老家具擦得一尘不染。冬天，炉子里没有火焰的柴火总是躲在一堆灰烬下面幽幽地冒着烟。他每日的行动总是像时钟一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从早晨的下床开始，直到晚上咳嗽发作时为止。他如同一个机器，睡眠就相当于上弦。这个人讲话时如果有车经过，便会缄口不语，为的是避免提高嗓门；就像一个正在前进的甲虫，你一碰它，它便停下来装死。他似乎在仿照封特奈尔，为了节省元气，便把作为人类的感情统统收起来，只放到自己身上。因此他的生活悄无声息地度过，就像古代计时的沙漏里的黄沙一样。被他占了便宜的人有时大嚷大叫地吵闹一阵，很快便无声无息了，容易让人想到一个刚宰过鸭子的厨房。到了晚上，他的金钱便化作了一颗人心，他也从一个“钞票人”变成了凡夫俗子。如果他对一天的工作感到满意，便会搓动着双手，那凹凸曲折的皱纹里也会泛起一缕难以抓住的笑意，因为他脸部肌肉无声的颤动显出如同“皮袜子”一样的皮笑肉不笑的感觉，这让人很难用语言加以描述。而且，即使他在感到非常高兴的时候，与人的谈话也总是使用简短的音节，举手投足间也让人感到无法亲近。

“他便是我住在砂岩街里的邻居，我当时只是一个快修完三年级的法科学生，一个二等帮办。我们住的那房子阴冷昏暗，没有院子。房子的布局就像一所修道院，全隔成大小一致的屋子，只怕唯一的出口就是一条过道，也只有从气窗里透进少许光线投射在过道上。这房子以前可能是一座修道院。如果一个富家子弟看见这所房子阴暗的外

貌，那还没跨进我邻居的屋子，他那快乐的心情就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正如牡蛎像它附着的岩石一样，我的邻居和他的房子也很相似。

“他的社交圈子也很狭窄，唯一同他交往的人也就是我；他来向我借火、书、报纸啦之类的东西，晚上我可以被同意走进他的小屋，或碰上他心情好的时候，我们还在一起聊聊天。这都是做了他四年的邻居和我那循规蹈矩的生活带来的信任。因为我也缺少钱，所以我们的行为有些相像。至于他有没有亲人、朋友；他是贫困还是富有，恐怕谁也做不了回答。我想他的家财一定贮藏在法兰西银行的地窖里，因为在他的家里我从未看到过金钱。他用那牝鹿一般干瘦的腿奔走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亲自去兑现期票。即使这样的谨小慎微，还是免不了出了一次差错。那天，他身上偶然带了些钱；不知出了什么问题，一枚双拿破仑金币从他裤子的小兜里掉了下来。上楼时走在他后面的那个房客把金币捡起来还给他。

“‘这不是我的金币，’他做了个惊讶的表情说，‘我哪会有这个！我要有钱的话，也不会过现在这种日子了。’

“早上，他亲自煮咖啡喝，他用的那只铁皮炉子老是放在壁炉漆黑的角落里；他的饭由一家烤肉店负责给送到家里。每天有个固定的时间，门房老太会上来给他打扫房间。还有，这个人叫高布赛克，像这样巧合的事儿，斯特恩就会说是命里注定了。我在后来接办他的事务才了解到，我们认识时他大概七十六岁。他于一七四〇年在安特卫普的近郊出生，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荷兰人，他叫若望·埃斯泰·冯·高布赛克。你们一定听说过一个叫‘荷兰

美女’的女子的暗杀事件，那件事在当时曾轰动了整个巴黎。我们在偶尔谈起这件事情时，他只是淡然地对我说，‘她是我外甥孙女。’没有丝毫的关切与惊讶。

“他姐姐的外孙女、他独一无二的继承人死了，只让他说了这么一句近乎冰冷的话。在法庭的审问中我得知，那荷兰美女果真叫做莎拉·冯·高布赛克。我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何他的外甥孙女竟然跟他同姓，他微笑着答道：

“‘我们这个家族的女子是从不结婚的。’

“他的家族四代都是女子，这个怪异的人始终一个也不愿见。他憎恶他的继承者，因为他不愿接受，在他死后的某一天，他的家当竟会被别人占有的事实。他十岁那年母亲就把他送到船上做了名水手，他随船到了荷属东印度群岛，在那里飘泊了二十年。因此在他那饱受沧桑的前额的皱纹里就隐藏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有惊险可怕的故事，有始料不及的恐怖，有出乎意料的巧逢，也有悲欢离合的航行故事和那无穷的快乐。他受过苦、捱过饿，感情遭受过挫折，财产受到过威胁，又失而复得，甚至他的生命也曾多次陷入绝境，也许由于他的当机立断，才又绝处逢生。他手段阴险毒辣，别人也许会因为考虑到他是出于顾不上选择才会原谅他。他认识西默兹海军上将，认识德·拉利先生、德·凯嘉鲁埃先生、德·埃斯坦先生、德·絮弗朗法官、德·波唐杜埃先生、康华里勋爵、哈斯丁勋爵、蒂普—萨依勃的父亲和蒂普—萨依勃本人。他曾和一个萨瓦人做生意，那人在德里国王玛阿达齐—辛迪阿朝上做过官，而且对玛哈塔王朝的建成立下过汗马功劳。他还跟维克托·休士以及许多有名的海盗有过交往，因为他在圣托

马斯岛住过一段时间。甚至，他为了发财无所不为，曾企图探明布宜诺斯艾利斯周围著名的野人部落的黄金。此外，他还同美洲独立战争中的各种事件都有一定的关系。他从不和别人主动谈及印度或美洲，即使跟我也不例外。每当他偶尔提及这些时，就好像说漏了嘴，表现得非常后悔。如果说人道主义和社交精神是一种宗教的话，他一定可以算得上是个最出众的无神论者。我曾试图探测他的思想感情，可是我失败了，直到他的弥留之际，他的心还是深不可测的。我有时真怀疑他到底是男是女。如果说所有的高利贷者都和他一样的话，那他们便是没有性别的一类人。他是否仍笃信他母亲的宗教，把基督教奉为自己的祖上肉，还是改信了天主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或是路德的新教呢？我自始至终都没了解到他对宗教的想法。我想他并非是对信教毫无信心，只是对它缺乏热情罢了。

“他已经成为金钱的化身，在他那里吃过亏的人都叫他高布赛克老爹，我不明白这一叫法是源于存心说反话呢，还是故意嘲笑。有一天晚上我走进他的屋子，他正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那神情就如同一尊雕像。他的眼睛直盯着壁炉的架子，像注视着那架子上放债的账目。一盏底座原为绿色的灯低低的挂着，冒着烟，闪着微弱的火光，不但没给这脸带来任何光彩，反而照得它更加苍白。他一声不吭地瞅着我，指着一把椅子让我坐下。‘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呢？’我不禁想，‘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神灵，有感情，有女人吗？他懂得幸福吗？’我想他是不健康的，我可怜他，就像对一个病人一样。可我深知，他在法兰西银行里有几百万现金，而且，他很可能正

在计划占有整个地球呢！他曾走遍天涯海角，对这个地球，他探寻、开发过它的资源，称量过它的份量，计算过它的价值。

“‘您好，高布赛克老爹，’我招呼道。

“他转过头，浓黑的眉毛往中间轻轻靠了一下；这对于他来说，就相当于南方人最舒心的微笑了——似乎这也是极少见的。”

“‘今天您的气色不大好。像那天似的，别人告诉您有一个书商吃倒账，虽然吃了他的亏，但您还是很佩服这书商的高明手段。’

“‘吃了他的亏？’他显得很奇怪。

“‘他不是曾为了签一个破产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契约，拿一家破产商店盖章的期票来抵还您的债务么？这个商号恢复营业后，他又要您按契约规定的折扣兑收期票，对吧？’

“‘噢！他虽然很狡猾，’他答道，‘但还是中了我的计。’

“‘您不用退期票吗？今天可是月底了。’”

“‘这可是我们之间第一次提到金钱。’他抬起眼，似笑非笑地望着我；他用一种温柔的声音对我说话，音调就像一个不会吹笛子的人吹出的笛声。

“‘我在找乐子，’他对我说。

“‘您有时也寻开心吗？’

“‘你以为只有写出诗集的人才被称作诗人么？’他抖了抖肩膀问我道。我看出他的眼里有种冷漠。

“‘没想到，他那脑袋里还有诗情呢？，我想道，我当

时对他的生活确实全然不知。

“‘你知道有谁能像我似的活得这么伟大吗?’他的眼里泛出激动的光彩,继续说道,‘你还不够成熟,有属于年轻人的一套看法,比如在闪耀的炉火里,你能想到女人的脸;而我,看到的只是几块燃着的木炭。你相信一切;我却什么都不信。只要你能做到,你可以抱着幻想不丢。我现在要给你讲述一下人生不得意的事。不管你将怎样度过你的一生,在外漂泊流浪也好,或是和你老婆一起守着温暖的炉火也好,你是逃不脱我这样一把年纪的,那时我们的生活便只是在自己喜欢的环境里所遵循的一种习惯;那时的幸福便是把自己的才华使用到现实中来。除了这两条,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也同大家一样,曾多次改变过原则,几乎每过一个纬度我都得转变一次。在欧洲令人称道的行为,到了亚洲就会遭到咒骂。巴黎人们眼中的恶习,过了亚速尔群岛便成为不得不做的事。这个世界不存在惟一不变的真理,只有一些因地制宜的公约。当人们不得不投入到丰富多彩的社会格式中时,信仰和道德对他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唯一留在我们身上的实在的感情便是与生俱来的求生的本能。在欧洲社会里,我们管这种本能叫做‘个人利益’。如果你的经验有我这样多的话,你会充分感到只有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具有与其相当的价值,也只有它才值得我们用心去争取。这东西,便是钱。金钱可以代表人世上至高无上的权力。我的足迹到达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处处都有高地和平原:平原使人觉得乏味,高山让人觉得疲劳;所以,意义不在于地点的转变。再说风俗,各地的人都是一样的:处处都有贫富之间的斗

争，这是到任何地方都避免不了的；但要我们选择的话，做一个剥削人的人总要比被剥削的人更富有吸引力吧？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身强体壮的人在忙碌地劳动，脸色苍白的人却在怨天尤人；到处都充满了名利色情，因为到处都有官能耗损，最后仅存于人内心的便是虚荣！虚荣说到底还不是为了自己？只有无数的财富才能让虚荣心得以满足。做为人，我们敏感复杂的心需要找个空间暂时喘一下气，也要有物质，或者是体贴周到的呵护作为补充。毋庸置疑，黄金能满足一切，只不过它的价值还没有充分显露而已。实际上它可以给你所有你想要的。只有疯子才会觉得每天晚上打牌能赢几个小钱是件有趣的事。只有脑子迟钝的人才会花费时间去打探某某事情，比方说哪个太太是独自在长沙发上睡还是伴有别人；她的血和淋巴液哪样更多些，她欲火旺盛呢，还是注重德行？也只有上了当的人才会费尽心思策划一些政治条款，以达到他们掌握这种瞬息万变的局势的痴心妄想，心里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替自己的同类做了件好事。只有肤浅的人才经常谈论戏子，留心他们的言行；也只有幼稚的人才经常出去散步，而且他们散步的圈子也只不过比关野兽的铁笼略大了一点；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为了别人的好恶而穿衣、吃饭；只有这些人才会因为自己的四轮马车比别人早几天买到而炫耀不已。这不都是巴黎人的生活吗？我对生活的定义，站的高度与他们不同，是比那些人高尚的。幸福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热切的情感，它会毫不留情地磨损你的生命；另一种便是有条理地进行工作，这将使人生变成一台准时运转的机器。超越这两种幸福之上的